

〔唐〕王梵志 著
項楚 校注

王梵志詩校注

增訂本 上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唐〕王梵志 著
項 楚 校注

王梵志詩校注

增訂本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唐]王梵志著;項楚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5347-1

I. 王... II. ①王... ②項... III. 唐詩—注釋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69820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
(全二冊)

[唐]王梵志 著

項 楚 校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張華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33.75 插頁 14 字數 797,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600

ISBN 978-7-5325-5347-1

I·2112 精裝定價:95.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王梵志詩集

卷

五

但以佛教道法垂我甚宜如先帝之福緣老後之目果後
於勸善戒惡非遠引錄雖則教條制詩三百餘首
且言時事不虛談王梵志之文習丁郭之要義不
受經典皆陳俗語非但智士遇之思覺易易愚夫改客連近
侍聞勸懲令善貪婪之火指惡很漁口祿之官自當
原望各理愚昧情揀愴然一眉略尋三思無志縱大德講
說不及讀此者文達子空首翻成甚不賴婦晨夕事姑
婦查郎賴子主慙愧諸州送家鄉情大夜起嬾婦
微明封鎖蓋志皆咸誠知罪福惡耕慙若足糧糧志
惜不改易東州西郡並耕揚旦令讀此遍章熟極愚
愚慧賢良
遇者世間人村坊安在區家有死生令村
有就泣張公哭他死不知身去急本是長眠鬼豈來地上
欲似養兒豈遇兒日就黑前死理却使死續即入吾
有錢時婦兒看我好吾若脫衣裳與吾疊袍履吾出經
求去送吾即上道將人今來見吾婦而憐遠去白鴿旋
於似鸚鵡鳥盤空望窮省曾吾即白頭人有七省時亡富
有穀徒財不顧人且省來時道來忽忽死盡吾死無親妻
急省曾資產向後生散腐託主行好度身死省人理錢
財謀保公任你自相差身如園東羊命報檢同當
手即收毛走者好衣家脫來赤體立即暖不水羊羊即日
死便逐昌亡花頭長村去眾同解婦羊即幸巷兒人去無微
陽命絕逐他走魂醒有他鄉有錢多喜福要者好永成
貪進罪志者好思量可吸人間人短多點者少不
甚死路長貪者甚煩慙衣服送與財帛六時時人道分
前羅懷嘆即素和調身世處度問相接教鞭棒生財
有甚痛不如早死好他家嘆吾在貧苦貧將快樂無
牛亦無惜不熱賤排掠你富之彼高者什並用却吾

圖二 伯三一一王梵志詩集卷中

抽去新眉月，綰子作新吾。即是戴
柳撲觀此身，膏相都由水火風有生。
皆有我有始，皆有終。哀哉，那為我
棄戴即死，豈即死。漢何公頭車
貪食，亦無用。漢何公，子為他守播衣
不當於借食，不供已積。敗乃金花，豈
得子斗有不知名道中。車子來相愛
主隨長生術，金剛不壞身。俱復生死
苦難免，這般因精魂歸寐，我骨

完化。灰塵釋老，由自來何處。
思入善善者，即行善。去惡求佳
名字，若此。重宜觀天，曾注錢財鬼
料量衣食，朋多付進退。不由我何
道通，後擢向命。取人恩，恩者兒然
羊卷鬼，藏人與料。客難，羊因厄人
不情。死亦不情。曉擢，恰似園中。氏金
熟，即續運命。清德，人生。更賤，死
勝天。曾死，活時。金進，活。豈能自緣。

王梵志詩卷一

兄弟復和順姓甚輕軟財物無常莫當教我後漢
起則身復先家中數校校不食莫偏在弟弟相於穴同
果是為人故得別則此是共好音後相謀惡事莫相推任
能繼以意禍去福拒來者皆同與後遠則當即果平章御不
異其制復還滋孔懷演說量同氣並連我不見恒山焉
孔子惡開難死事實難得他人不可嘆心辱在子孫多矣所
論專人相送出字直向前行誠重海相送情知多性主尊公
客臨側側立座傍聽莫向前頭開重作勸喝主人無來枕
使旦捉我我莫學痛才漢無事弄他門在身行才道有莫
莫為終行長長無過耶恨高從眼齊非難得不正不直依
打鳥仁知無無無即走露事專人破的莫共誰莫江陰眼有
夢理無煩說短長事復相問且事莫共事和同相問語莫
靖問言律煩主于不得遠事高火後煩起見知見遠事煩
經耳聽不得痛痛連連時各事有得清清有陽眼更非和起
諸方請來常請此病病隨易難甚得直如神
親中除各事更無過有喜相相歡無時地歡地人相
至客莫先入門若是事一家時時自打門親家會客在布有
尊卑諸人未下海筋不得在前村親還同帶重取莫之顧
然金症責可不報中者事人莫望賜望莫荷人誇望者方便
希亦教人頭專對客飲中莫莫東而後飲酒休令月身莫
不齊事人馬與即花莫惟性性中方便圓隨莫違知事人
同希飲不問莫多言假有文章好得餘餘莫莫巡來莫
飲性之復復勿伏開雅相文他諸名嫌嫌至見金邑事親意
遠望無輪與與百一取德頃平莫金未是質學問勝餘餘父
無役盡盡盡入養子莫使先我熟樣青一兩未如過還情
似相如欲得見則然才當避教身一朝丁度打有罪乃減
養兒使打打莫適性不難長衣衣衣有便走無難男年七十八
莫違街街街差木竹新盛物即補補有現缺差補差
永銀使莫莫有於成有禮儀有女教嫁至不因德高門但得
身身盤腹錢財總莫輪教侍侍身身無道作非但知中閉
口福老心你未飲酒防生家我教補補家使有外事也不大
作窮查更須減減如如唯損損但但依依依依依立身身痛
物莫三索用了是還更損夫剛有損夫得重寶備備來下
得飲錢不肖還領夫輪即同過在阿難連連連連連連連

圖四 伯二七一一八王梵志詩一卷

富饒而貧者多矣。不得事。各事鄉里。
人降。思若村。為敬。家。地。則。不。得。思。他。的。不。
敗。但。看。人。隨。然。即。因。受。迷。而。不。安。不。能。
在。眼。裏。首。思。有。千。般。在。脚。下。下。不。去。
莫。高。心。相。見。你。老。拜。膝。下。哭。言。金。銀。不。是。
箇。赤。有。食。最。渴。呼。但。思。封。金。銀。何。愁。
不。奉。珠。得。言。請。莫。說。有。語。不。須。傳。見。
事。如。不。見。終。身。無。過。無。觀。莫。充。保。無。
莫。作。供。雖。失。鄉。人。意。然。身。無。言。定。更。陸。
智。又。就。因。甚。出。事。能。解。時。終。不。思。後。為。
仙。道。爭。不。通。首。見。打。莫。前。然。指。即。退。交。接。張。
脈。想。不。知。立。身。存。焉。何。量。行。眼。特。金。在。度。
推。乃。接。諸。知。無。員。有。思。滿。報。一。得。許。莫。孤。思。
但。首。子。里。非。推。為。重。來。尋。知。恩。圓。報。思。有。思。
其。不。報。更。在。拓。井。中。推。能。重。來。故。元。得。也。思。
創。實。多。使。輕。食。何。可。直。感。智。百。金。兩。款。人。
思。更。終。身。酬。不。無。差。濟。索。下。飢。伏。輪。可。惜。力。
得。他。不。報。還。他。東。羅。計。時。他。大。意。直。為。氣。
身。多。感。人。低。財。米。送。思。重。你。東。岸。時。應。有。飲。
創。者。光。日。直。世。同。難。捨。割。無。過。財。也。深。又。大。
命。創。所。暗。迷。心。生。罪。家。重。來。肉。之。非。
難。欲。得。身。長。命。無。過。點。明。偷。盜。報。無。金。報。
難。罪。更。多。持。地。物。已。用。思。量。得。衣。履。那。錢。及。
忘。語。知。非。想。勿。作。但。依。道。行。萬。里。無。迷。錯。單。
由。多。病。報。智。看。不。過。食。報。無。誤。地。受。罪。始。
知。然。便。通。是。度。報。如。人。善。善。既。情。知。有。不。淨。

圖五 日本奈良寧樂美術館藏敦煌寫本王梵志詩

人牛弟一好行即食天爵生即請日林得林之香
領家口尋常紀載一福人星牛馬天爵堂一香
判果書習並言開星判能均正教以觀王道
候數向前行通轉定劉說能往一官百姓家
類似得香自扶二得三才集日通好名得實氣
地魯官自備煩不藝判改年尋常什酒解當日
引承件補日冒香通板史新谷備更無要取錢
差林教神羊挂排自入就重也怕走報戲收既
不均會回即林乳林耶根之言御史未區新除名
什解官省身奈入案堂之不許坐幾席即分散
既合心敵情者罪過漢一而不多須二即美同惟年
面還本鄉捕捕星莊欄星豐子得出家一生受
伏榮飲食端而中榮上選表看平而飲稱稱食
調養更腫化製更取錄是口宴作空元不誠在
及探邪點通名諸經發報離滿恩身心盡出
為故集染者同贈少出家有排亦有憐感
表亦身心益出取金日服衣束生心不共養
群名僧染者自起身名並能衣逐束不皆
自造行狀一相輝輝滿爾既就極似觀魚焉那
出家多種藥花東登來新發藥藥送熟
獲待未來日後面多愧亦亦風亂迎香花繁枝
結實何怨子不其努力藝心種多困已後人新人
食甘果愧何種若人志定是走福學草葉得實但
蘇求生路同理四果身不得入新年會家求喜
養人官役窮遠難時集病歲日食他樂是飽
十朝入新年集集他命拾時大羅過食四身

世有種人，堪窮奇物，開則者，五慾，此時停
 持武律，好結無情伴，按變共放免，心淨不引
 天下大疾人，自恣爭名利，開好耳，章緊道
 各自釋賢智，一朝盡依，令本，想失智
 教你循道時，便你尋長年，他物盡更，教自物亦
 福，若無自他見，何處有心，偏如斯，不得道，後君更，得才
 知足即是富，小假多錢財，谷滿，寒暑滿，義取難填，風，表皆，是，主牙
 亦同然，惡常，意可見，何勞，求，苦手
 千才，占一才，終，同，日，活，旺，實，即是，空，令，刺，高，得，既，聖，有，福，心，神
 內外相宗，探，勉，若，你，我，耳，中，章，狂，心
 凡，夫，真，念，求，道，前，時，將，慈，自，憐，担，心，懸，住，生，不，得，王，衣，教，不，得，眼，情，中，帝，切
 如，夜，苦，年，我，身，若，是我，死，活，應，自，由，凡，既，知，我，自，本，更，何，花
 此生，本，人，古，來，有，善，說，如，能，晚，字，看，若，後，更，何，憂
 清，道，雖，一，鉤，頓，大，劫，未，回，轉，迦，會，空，覽，却，教，心，本，不，顯，你，心，本，不，顯，身
 志，志，清，明，神，和，精，真，心，空，至，相，聖，亦，本，會，更，世，有，氣，神，所，聚，子，即，他，人，現
 時，真，道，處，諸，三，度，險，斯，拍，板，何，盡，有，道，身
 福，門，不，難，從，福，失，兒，奔，馳，觀，見，苦，樂，別，倫，生，性，小，如，安，身，法，者，德，會，世，境
 並，度，就，知，地，獄，罪，惡，何，意，悲
 莫，言，己，之，是，勿，說，他，人，非，道，主，失，其，主，道，得，其，非，自，徒，之，現，高，可，度，斯，言，之
 理，不，可，為，我，有，你，小，妻，你，有，我，小，妻，你，負，憎，我，富，我，富，你，貧，行
 好，得，天，報，為，惡，罪，你，看，小，信，我，你，且，勤，經，文
 往，意，隨，法，依，兄，夫，信，是，非，日，常，三，種，做，年，但，兩，體，衣，亦，同，單，將，後，難，論，相，与
 稱，但，令，受，外，事，只，自，然，記，學，行，百，千，眼，燈，心，遍，照，看，淚，裂，目，淚，兒
 尊，即，主，有，涅槃，也，問，諸，法，相，得，三，耳，竟，說，染，心，義，盡，求，眾，大，妙
 吾，有，有，本，室，裏，有，龍，物，有，像，像，應，包，我，羅，亦，不，出，日，月，亮，中，其，眾，主，意
 得，失，三，界，滿，教，法，中，有，允，教，似，有，此，身，未，尊，思，不，自，識，言，後，四，來，生，則

無煩惱。神澄自塵斯。心高鶴共駕。一舉出天池。

梵志与王生。宴散膠漆友。共喜~~樂~~。同飲詠五柳。適意叙詩書。清談盍~~酒~~。莫依頻~~返~~。只為相知久。

俗人道我癡。我道俗人騷。兩相排揆。嗟囉不可解。世人重榮華。我心今已罷。惟有如意珠。檢梁不肯買。孰~~將~~欲樂。幾許難開解。嗟世俗難有。為佳煩惱處。虛危三業郭。心造恒遊生死回。不覺四起六賊藏。身肉貪癡五欲覺相催。

幸梵志迴波樂

迴波來時大賊。不如持心新感。縱使誦經千卷。眼裏見經。不識不解。佛法大意。徒勞排文數黑頭。他~~爾~~若精進。希望後世功德。持心即是大患。聖道何由可剋。若悟生死之夢。尋求心皆息。

法性大海如~~風~~。吹波浪溝渠。我今小生小賊。於中不覺愚夫。憎惡若為是惡。無始流浪三塗。迷人失路。但坐不覺。六道清虛。

圖八 列一四五六法忍抄本王梵志詩（現正式編號為弗二五六）

前言

白話詩人王梵志，至今仍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謎。

關於他的身世，晚唐馮翊子（嚴子休）撰桂苑叢談史遺云：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這顯然是一個神話，它不能當作信史看待，只不過爲王梵志其人平添了一層悄恍迷離的色彩而已。因此，歷來的研究者對王梵志其人有過種種不同的猜測，或以爲是胡僧，或以爲是化俗法師，或以爲是在俗佛人的共稱，或者懷疑其人的實在性，如此等等。這些猜測由於缺乏有力的證據，因而難以令多數學人信服。近年，台灣著名學者潘重規教授在敦煌王梵志詩新探中，以獨具的慧眼，掃除了籠罩着王梵志故事的神秘氣氛，而斷定它只是記載了一個棄嬰被收養的經過。他說：

據我看來，叢談只是如實敘述：王德祖家園中有一棵林檎樹，生了個斗大的癭，經過三年，樹癭腐爛了，德祖剝開樹皮一看，發現了一個嬰兒，就抱胎兒出來，把他收養成長。到了七歲能說話的時候，就詢問他出生的經過和姓名。王德祖據實告訴他，是從林檎朽癭中抱出來的，並不知他出生的來歷；是他王家撫養成長的，所以就叫他

王梵天。至於王梵志的名字，是以後更改的。從記載看來，並沒有絲毫神異的色彩。據我們了解，王德祖只是發現了一個安置在樹癭掩蔽中的嬰兒，抱來撫養成人。他心裏想這個嬰兒定然是被生身父母所遺棄，不過他沒有對王梵天說出他心裏的想法罷了。

接着潘先生又以唐代另一個著名棄兒陸羽的事蹟相印證，使王梵志也是棄兒的論斷合情合理，令人悅服。不過我還是難以拂除心頭的疑雲，因為在我腦海中浮現出另外一些與王梵志故事類似的神話來。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二四高昌王世勳之碑云：

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

下文還提到「傳三十餘君」後，與唐議和親的事，可見這個神話的產生是很久遠的。宋馬純陶朱新錄云：

交州界峒中檳榔木忽生癭，漸大，俄聞其中有啼聲。峒丁因剖視之，得一兒，遂養于家。及長，乃一美婦人，婉若神仙。

這兩處也提到樹癭生嬰的神話，很難設想全都是記載棄嬰的故事。其實，這是少數民族古老的史詩性傳說，這種先民古老傳說的特定模式有許多變種，如呂氏春秋本味所載伊尹生於空桑的神話：

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嬖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

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於空桑之故也。』

有趣的是，在緯書中記載，孔子也是生於空桑之中。藝文類聚卷八八引春秋孔演圖曰：

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

又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載竹王出於大竹的神話亦云：

有竹王者，興於邛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育，有才武，遂雄夷濮。氏以竹爲姓。捐所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

友生劉長東見告，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一一寺院門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條記寶誌現形於古木鷹巢事云：

據高僧傳及寶公實錄，公諱寶誌，宋元嘉中現形於東陽郡古木鷹巢中。朱氏婦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爲姓，乃施宅爲寺焉。

這樣看來，桂苑叢談所載王梵志出生的神話，也只不過是這一古老傳說模式的又一變種，不應該當作歷史的真實看待。

但我們不必因此而一定否認王梵志其人的存在。在關於他的神話中，也有某些具體可信的內容。

桂苑叢談史遺說他的奇特出生是「當隋之時」，太平廣記卷八二引史遺（明鈔本作逸史）也說是「隋文帝時」。關於他的籍貫，桂苑叢談和太平廣記都說是衛州黎陽人，范攄雲谿友議卷一一却說他「生於西域」。

林木之上」，這恐怕不可信。敦煌遺書伯四九七八號王道祭楊筠文中，王道自稱是「東朔方黎陽故通玄學士王梵志直下孫」。這篇祭文據我考察，乃是一篇遊戲文字，不能認真看待（），不過所記王梵志的籍貫，和桂苑叢談、太平廣記一致。這些，我們不妨都看作實有其事。總之，王梵志其人在唐代民間是十分出名的，所以才有關於他的神話流行，並有人假借他的大名（甚至自稱是他的嫡系子孫）以高自位置。但我們對他所知甚少，王梵志仍然是一個尚未完全猜透的謎，留待人們今後去繼續考索。

作者的朦朧並不等於作品的晦澀，作者的難以考訂並不意味着作品的不可思議。敦煌所出王梵志詩寫本共有三十五種，加上散見於唐宋詩話筆記、禪宗語錄中的王梵志詩，張錫厚著王梵志詩校輯釐定爲三三六首，本書經過重新分首、辨僞和輯佚，釐定爲三二一首。這三百多首詩的內容相當廣泛，思想十分駁雜，它們暗示了關於作者的許多情況。我經過潛心玩索，深信這三百多首「王梵志詩」，決不是一人所作，也不是一時所作，而是在數百年間，由許多無名白話詩人陸續寫就的。

這裏，我想僅就王梵志詩中與佛教有關的作品，來論證它們不可能是某個特定個人的創作。

王梵志其人在唐代就被看作是「菩薩示化」（桂苑叢談），王梵志詩被作爲僧徒開悟羣迷的教材，如雲谿友議卷一一載玄朗上人「或有愚士昧學之流，欲其開悟，則吟以王梵志詩」。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也說：「或降其迹而適性，一時間警策羣迷，志公、傅大士、王梵志之類。」可是考察這位示化菩薩有關佛教的詩作，發現情況却頗爲複雜。

在本書卷二中收入了組詩道士頭側方、觀內有婦人、道人頭兀雷、寺內數箇尼（〇二三——〇二六

首)，分別描寫了道士、道姑、和尚和尼姑。這些詩作與其說是宗教詩，不如說是宗教問題詩，是王梵志社會問題詩的一部份，作者是以旁觀者的身份，而不是以宗教徒的身份，來客觀地觀察和評論宗教問題。試看道士頭側方云：

道士頭側方，渾身惣著黃。无心禮拜佛，恒責天尊堂。三教同一體，徒自浪褒揚。一种霑賢聖，无弱亦无强。

莫爲分別想，師僧自說長。同尊佛道教，凡俗送衣裳。粮食逢醫藥，垂死續命湯。敕取一生活，應報上天堂。

這首詩是寫道士的。研究者雖然都注意到作者是主張「三教同一體」、「同尊佛道教」的，可是往往忽略了作者實際上是有所抑揚褒貶的。「徒自浪褒揚」並非泛言三教，而是特有所指，故下文說「莫爲分別想，師僧自說長」。「分別想」是說區分親疏貴賤的念頭，五燈會元卷二廣州志道禪師：「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正是此意。「自說長」就是上文的「徒自浪褒揚」，作者在肯定三教一體、同尊佛道的同時，批判了「師僧」（就是僧徒）的妄自尊大，針對性是十分鮮明的。

在這組詩下面的三首中，作者也對和尚、尼姑給予了批判，而對道姑則寄予了同情。例如他對道姑和尼姑的描寫，恰好成了鮮明的對比。觀內有婦人後半云：

貧無巡門乞，得穀相共飡。常住無貯積，鑄金當房安。眷屬王役苦，衣食遠求難。出無夫婿見，病困絕人看。

乞就生緣活，交即免飢寒。

詩中的「常住」指道觀的廚房（下引寺內數箇尼詩中的「常住」則指寺院中的廚房），「生緣」是親屬之義。作者從兩方面敘寫了道姑生活的艱難。「貧無」以下四句，寫道姑餬口不易；「眷屬」以下四句，寫道姑

孤苦無依。「眷屬王役苦」是說道姑的親人困於王役，自顧尚且不暇。「衣食遠求難」是說道姑遠離家鄉，難以尋求親人的幫助。「出無夫婿見」是說道姑孑然一身，沒有生活伴侶。因而「病困絕人看」，一旦沉疴纏身，連個照料看顧的人也沒有。那麼怎樣才能解決這些困難呢？「乞就生緣活，交（教）即免飢寒」，希望能回家和親人相濡以沫，或許能免於飢寒吧。這是因為釋道之法，俗人一旦出家，爲了割斷俗緣，例須遠離家鄉和親人，如太平廣記卷六六謝自然（出集仙錄）：「修道要山林靜居，不宜附近村柵。……仍須遠家及血屬，慮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而這羣下層道姑却發出了「乞就生緣活」的呼聲，實際上就是要求還俗，恢復過凡人生活的權利。她們的感情與願望，與俗人亦無以甚異。讀者不難感到，作者在字裏行間對她們傾注了深切的同情。

然而作者筆下的一羣尼姑却截然不同，寺內數箇尼後半云：

常住無貯積，家人受寒飢。衆廚空安竈，龜飯當房炊。只求多財富，餘事且隨宜。富者相過重，貧者往還希。但知一日樂，忘却百年飢。不採生緣瘦，唯願當身肥。今身損却實，來生更若爲？

「常住」四句寫尼姑的艱難生活，與前首道姑相似。可是尼姑應付艱苦的辦法，却和道姑迥異，採取了只顧自己、只顧眼前（今生）的唯利是圖的方針。「富者相過重，貧者往還希」，嫌貧愛富，已違背了佛教平等之義。「不採生緣瘦，唯願當身肥」，只圖自己富足，哪管親人貧困，這和道姑願與親人相濡以沫恰成鮮明對照。結云「今身損却實，來身更若爲」，「實」指人身，宋方嶽深雪偶談：「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以寶喻軀，軀失則寶盡矣。」作者以此二句警告這羣尼姑：今身如此度過，